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豆棚閑話 第五則 小乞兒真心孝義

人生天地間，口裡說一句活，耳裡聽一句話，也便與一生氣運休咎相關。只要認得理真，說得來，聽得進，便不差了。古語云：『與善人居，如入芝蘭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，則與之化矣；與不善人居，如入鮑魚之肆，久而不聞其臭，亦與之化矣。』譬如人立在府縣衙門前，耳邊擾擾攘攘，是是非非，肚裡就起了無限打算人的念頭。日漸習熟，胸中一字不通的，也就要代人寫些呈狀，包攬些事，管把一片善良念頭都變作一個毒蛇窠了。又譬如人走到庵堂廟宇，看見講經說法，念佛修齋，隨你平昔橫行惡煞也就退悔一分，日漸親近，不知不覺那些強梁霸道行藏化作清涼世界了。今日我們坐在豆棚之下，不要看做豆棚，當此煩囂之際，悠悠揚揚搖著扇子，無榮無辱，只當坐在西方極樂淨土，彼此心中一絲不掛。忽然一陣風來，那些豆花香氣撲人眉宇，直透肌膚，兼之說些古往今來世情閑話。

莫把『閑』字看得錯了，唯是『閑』的時節，良心發現出來，一言懇切，最能感動。如今世界不平，人心叵測，那聰明伶俐的人，腹內讀的書史倒是機械變詐的本領，做了大官，到了高位，那一片孩提赤子初心全然斷滅，說來的話都是天地鬼神猜料不著，做來的事都在倫常圈子之外。倒是那不讀書的村鄙之夫，兩腳踏著實地，一心靠著蒼天，不認得周公、孔子，全在自家衾影夢寐之中，一心不苟，一事不差，倒顯得三代之直、秉彝之良在於此輩。仔細使人評論起來，那些陽空弄影豪傑，比為冀蛆還不及也。今日在下斗膽在眾位面前放肆，說個極卑極賤的人，倒做了人所難及的事。說來雖然一時污耳，想將起來到也有味。你道天下卑賤的是甚麼人？也不是菜傭酒保，也不是屠狗椎埋，卻是卑田院裡一金心兒。請問諸兄，天下的乞兒，難道祖父生來、世代襲職就是叫化的不成？卻也有個來頭，這人姓吳名定，乃湖廣荊州府江陵縣人。他的祖叫做吳立，貢仕出身，為人氣質和平，遇人接物，無不以『吮字、『耐』字化導鄉人。那一鄉之人，俱尊從他的教誨，稱他為和靖先生。

生有五子，四子俱已入膠癢，耕讀為活。只因晚年欠些主意，房中一個丫頭有些姿色，一時禁持不定，收在身邊，生下一子，長成六七歲，喚名吳賢。他的意念就與人大不相同，四位長兄也俱不放在心上。十餘歲，父親去世，那兄弟照股分居，吳賢也就隨了母親到自己莊上住了。

請位先生教他攻習詩書，思量幹那正經勾當。到了十七八歲不得入學。忽一日仰天而嘆，說出一句駭人聞聽之言，道：『人生天地間，上不做玉皇大帝，下情願做卑田乞兒。若做個世上不沈不涸可有可無之人有何用處？不如死歸地府，另去託生，到也得個爽快！』此亦是吳賢一時忿激之談，那知屋簷三尺之上，玉帝偶爾遊行從此經過，左右神司立刻奏聞。玉帝傳旨，即命注生、注死及盤查祿位。判官一齊俱到，查那吳賢有無陽壽祿籍。那判官接簿清查，內有一條寫著：荊州人吳賢，志大福輕，忘生怨讎，應行勾攝，抵作卑田。但他生平原無曖昧心腸，委身雖屬卑微，品地還他高潔。此是幽冥之事不題。

且說吳賢在家說了這句妄話，不數日間，陽壽頓絕。妻子向有妊孕在身，到了十月滿足，生下遺腹一子，乳名定兒，後來即名吳定，面貌卻也清秀。年歲漸長，奈何家業日逐凋零，只因他命裡注定是個乞兒，如何撐架得住？到了二十餘歲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只得奉了母親往他鄉外府。不料母親雙目懼瞽，沿路攙扶乞食而去，家中叔伯弟兄毫不沾染，那些親戚，只曉得他傲物氣高，想不到別處乾這生涯。朝朝暮暮，一路討來的，或酒或食，先奉母親夠了，方敢自食。忽然省得本年八月十五日乃是母親四十四歲誕辰，定兒心裡十分懷念，力量卻是不加，日夜思索，竭力設處為母親慶個壽誕。其時楚中有個顯宦，官至二品，奉旨予告，馳驛還家。那年六月初旬，正是此公五十華辰，其母亦登七秩，卻在九月之杪。若論富貴聲勢，錦上添花，半年前便有親親戚戚，水陸雜陳，奇珍畢集，設席開筵，忙亂不了。那顯者道：『我母尚未稱觴，如何先敢受祝？況今已歸林下，凡百都要收斂。我且避居山間僧舍，斷酒除葷，拜經禮懺。雖不邀福，亦足收省身心，一大善事。』偶爾策杖潛行，忽聞鼗鼓之聲，出自林際，顯者驚道：『是親朋知我在此，張筵備席，率取音樂，以為我壽也！』心中疑惑。轉過山坡，只見幾株扶疏古木之下，一個瞽目老嫗坐於大石之上，一個乞兒牽著一隻黃犬，一手攜著食籃，隨將籃中破瓢、土碗同著零星委棄之物一一擺在面前，然後手中持著一面鼗鼓，搖將起來。

那黃犬亦隨著鼓韻在前跳舞不已。乞兒跪拜於下，高捧盆盃，口裡不知唱著甚麼歌兒，恭恭敬敬進將上去，曲盡歡心。那顯者從旁看了半日，卻是不解甚麼緣故。走向前來問道：『此嫗是汝之何人？』那定兒上前道：『尊官且請迴避。吾母今日千秋之辰，弗得驚動！』顯者笑道：『糟食之李，鼠蝕之瓜，釜底餘羹，瓶中濁酒，遂足為母壽乎？』定兒道：『官人謬矣！』

我雖讀書不深，古聖先賢之語亦嘗聞之。聖門有個曾子，養那父親曾晰，每日三餐，酒肉懼備，吃得醉飽之餘問道：『還有麼？』曾子連連應聲道：『有。』就是沒時，決答是有的。倘或父親要請別人，也立時設備。這教做養志之孝。到那曾元手裡，卻不解得這個意思。供養三餐之外，雖酒肉照常不缺，若問說『還有麼』，那曾元就應道『沒了』，不是沒了，卻要留在下頓供養。這教做養體，如何稱得孝字？我輩雖用破瓢土碗，與那金鑲牙筋、寶嵌玉杯有何分別？就擺些濁醪殘餚，與那海味山珍又有何各樣？牽著黃犬，播著鼗鼓，唱著歌兒，舞蹈於前，便是虞廷百獸率舞，老萊戲彩斑衣，我也不讓過他！』顯者聽罷，連聲贊道：『有理！有理！』那瞽嫗在上問道：『是誰稱贊？』

快請過來奉一巨觴！』定兒遵了母命，請過顯者。那顯者一時感動自己孝母之心，就不推託，竟盡歡一飲而荆遂對定兒道：『見汝至誠純孝，何不隨我到府中，受用些安耽衣飯，度汝母親殘年，也免得朝夕難披匍匐之苦。』定兒搖手道：『不去不去！母親百歲之後，我日則沿門持鉢，夜則依宿草廬，不離朝夕，宛若生前。若一人富貴之家，官人雖把我格外看待，那宅內豪僮婢能不輕踐吾母？今見富貴縉紳之家，一膺新命，雙親遠離。雖有憶念之心，關河阻隔，徒望白雲，一番悲嘆。不幸一朝見背，即有同僚當道，綾錦甲奠輓章，及朝廷賜有焚黃祭葬，優恤重典，也只好墓頂誇張，墳頭熱鬧。及至拜掃之餘，兒女歸家，燈前笑語，狐狸塚上，向月哀鳴。那從古來種柏居廬，聞雷撲墓的孝子能有幾人？九泉之下，一滴難到口中，縱有黃金百萬，能買我母親生前一笑哉！』說得顯者熱鬧胸中，化作一團冰雪連底凍的相似，垂頭嘆息，尚要開言說些甚麼。

定兒道：『吾母醉矣！』背負瞽嫗竟自去了。那顯者快怏而回，不在話下。且說定兒背了母親回到舊日安身去處，照常乞飯。

過了年餘，那母親也就故了。眾乞兒俱來相弔，歌著《薤露》之詞，掩埋在一空闊不礙之地。墳前左右也植了幾株松柏，結個草棚，便於藏身。日裡如常，乞食供奉三餐，整整三年，同於一日。那近處鄉村市上，捨北橋南，都道他是個孝子，人人起敬。況且遇著成熟之年，一方一境，那布施供養的都搶著先頭，把定兒吃得肥肥胖胖，比那遊方僧鋪單打坐、人家輪流齋供的勝如十分。定兒心滿意足，也沒有別的奢念。

一日遇著母親忌辰，清早起來備了些香燭，從人家討了些葷素東西，一直來到墳前擺下，將香燭點起，仍似生前模樣，把鼗鼓搖將起來，唱了許多歌兒，又哀哀慘慘哭了一回，把那供養的殘酒也就一一飲在肚裡。眼角乜斜，酒意漸漸湧上，一交放倒，就在墳上睡了一覺。醒來不覺日色蹉西，睜眼一看，信步便走。不上行有半里之程，要過一道斷頭小河，脫了破鞋，踏著水沙，將近對岸上涯所在，腳指頭忽然觸著，疼痛異常，只道撞了石頭。恐怕又撞了後來之人，帶著疼痛彎腰一摸，將欲丟棄道傍。原來不是石頭，拿起看時，卻是一個大大青布包袱。

即便提到岸上樹陰之下，打開看時，卻是白屑屑、亮光光許多鬆紋雪花在內。定兒看了，點點頭道：『此不知何人所失，此時又不知如何懊恨，無處追尋。只怕那人性命未知如何了也！』

仍舊包裹好了，天色將晚，一面將銀包悄悄埋在枯樹之下，就在左近廟宇廊下宿了一夜。早間討些早飯吃了，卻也不往別處去，依舊走到那斷頭河口、陰涼所在，癡癡對著那一泓清水，眼也不合，且等甚麼人來。那個所在是個背路，卻也過往的少。

直待日已中時，只見一人披著頭髮，散開襟袖，失張失智，赤著兩腳下過河來。定兒道：『此必是也。』立起身走向前去，問著那人何往。那人看是乞兒，恐怕他化錢財逗留身子，一言不答，只往前奔。定兒道：『老兄如此慌張，莫不失了甚麼東西？』那人回身即問道：『你莫不捨得麼？』定兒道：『試說何物。』那人道：『在下出門三年，受了許多艱難辛苦，掙得幾兩銀子，近來聞得母親有病，心急行程，不料遺失中途。尊兄撿得，若有高懷，憐憫在下，情願將一半奉酬！』定兒道：『可有甚麼包裹的麼？』那人道：『是一個青布雙層夾包，千針百線紉捺成的。』定兒道：『正是，正是。可隨我來。』走到枯樹之下，原封不動，雙手交還。那人打開，分了一半送與定兒。定兒道：『得此一半，何不全以匿之？』斷不肯受。那人跪謝再三，不覺路上行人聚了一堆，從旁看見推遜不已，定兒執意如初。眾人說：『送他二兩，當個酒資，難道你也不收？』

定兒見眾人說得有理，勉強收了藏之懷中。個個嘆道：『乞丐下賤，如此高義，真真難得！』從此定兒的名頭，遠近也就尊重許多。又一日，聞得北山之下，一個僧人募造白衣觀音寶閣，塑了金相，將要開光，無數善男信女拜經禮懺。一則隨喜，再則趕開佛會，也得幾日素飽。行到中途，望著茂林之間，聊且歇腳。只聞得竹篔簹裡忽有呻吟之聲，上前一看，卻見一個年紀幼小婦人，瘦骨如柴，形容枯槁，瞬息垂斃。定兒見了，唬了一驚，想道：『無人去處，何有此一物？莫非山魃木客，假扮前來，哄我入頭，打算我的性命？』又道：『既要哄我，如何作此贏之狀？也還是人，斷不是鬼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』復轉身上前細看，那婦人口裡也還說得話出。定兒問道：『你是何人，須要直言細說，我方救你。』那婦人徐徐道：『我是黃州麻城人家一個女子，自愧不端，乃被負心薄倖誘我潛逃。不料所帶衣資盤纏殆盡，中途染了一病，旅店中住了幾時，欠下房錢，沒可布擺。那負心人昨夜把我背負至此拋棄荒林，不知去向。倘得恩人救援，死不忘恩！』定兒聽了這些說話，信是真的，也就扶掖起來，將他馱在背上，走到近處一座古廟之中，輕輕放下。一面尋些軟草攤放地上，教他睡得穩了。一面尋個半破砂鍋，拾些柴枝竹梗，煎些湯水小食，早晚接濟。送畢飲食，那定兒即便住在門外，另自宿歇，宛如賓客相似。不半月間，那婦人肌肉漸生，略堪步履，願以身嫁。定兒道：『娘子差矣！汝雖是不端之婦，我自具救人之心。若乘人之危而利之，非義也！責人之報而私之，非仁也！這段念頭與我然不合，你自早晚調護身體，你的父母家鄉離此不遠，何不同你漸漸訪問，回家便了。』不數日間，就到了麻城。查問住居明白，那父母只得密密收下，感服異常，贈他盤費二兩。定兒固辭，勉強再三，只得收了藏之懷中，依舊乞食而去。偶然行到黃梅市上，看見一老者愁眉蹙額，攜著一子，約有十一二歲，頭上插一草標，口稱負了富室宿逋五金，願賣此子以償前債。走來走去，卻也不見有人喚動。定兒凝睛看了半晌，嘆口氣道：『富室豪門，那裡在此些須五兩之負？畢竟鬻子以償，何忍心也！』因出懷中之金，謂其人道：『吾將為子往請。』因同見富翁。聞者人報，富翁道：『喚經手問其取足本利，還其原券是矣。見我何為？』聞者道：『又有一乞兒在外候見。』富翁道：『是必拉取乞兒，將欲向我作無賴事也。』聞者道：『聞得乞兒持銀在外，代其償還。』富翁疑心，因出廳前。那負債者同著定兒立在階下。負債者道：『員外恩債，子母應償。但老病家貧，實無所抵，還求員外開恩寬限幾時。』富翁道：『此話說已久矣！』

前許鬻兒償我，今見我何得又是前說？』定兒上前道：『員外家如猗頓，富比陶朱，五兩之負直太倉一粟耳，何必要人賣子以償？吾不忍見，我雖行乞道上，懷中積有四金，代彼償之，尚欠一兩，須寬寬恩。若必不肯蠲除，我情願在貴地行乞，漸漸填補。』富翁聽了大怒道：『分明此人將這四兩銀子挽他出來將我奚落，情實可恨！你是乞兒，安得懷中積貯四兩？我前日聞得莊子夜間被盜，失去糧銀四兩，此必無疑！速寫一呈送去黃梅縣裡，並那欠債老兒指作窩家，追贓正法，刺配他鄉，方平吾氣！』那些左右家人聽家主指揮，即刻寫成狀紙，將那二個人一條繩子縛雞相似，火速送到縣裡。彼時縣主乃是新選甲科，姓包名達，聰察異常，不肯徇情枉法，聞名的賽閻羅。

將狀收進，即刻陞堂，把那前情一問。一邊卻是一人欠債賣子，一人仗義代償；一邊道是賊情原贓，執獲到官。正在踟躕，只見門外許多良耆裡老魚貫相似，一班約有三四十人跪向門外。

縣主早已看見，俱喚進來。不待縣主開口，那些跪下之人口裡喊道：『一個義士，一個義士！眾百姓們俱目擊的，不可被那為富不仁的陷害了。』包大尹道：『我也不憑你們人多說的就信了，快退下去，待我一問來。』先叫那欠債老子，將負債賣子原由說了一遍；又叫定兒將仗義代償，說話觸犯了員外情由說了一遍。包大尹詳情，道：『乞兒抄化之銀不過糠粃碎米，零星不多，如何有這四兩大塊銀子？』正欲動刑，那眾人上前把定兒抱住，將當初還金、還婦兩段情節說得真真實實。大尹道：『也難憑信。若說還金、還婦得來之銀，此地相去不甚相遠。』兩處行文，不幾日都拘到案前。那失金之人與那失婦之人，說得鑿鑿有據。大尹先暗取四兩銀子，問那二人，那二人看看不認；復取那四兩銀子驗看，那兩人上前連聲道：『是！』

是！』將一包零碎之銀信手撮開兩處，上等子一稱，剛剛卻是二兩之數，一毫不差。大尹即將富翁取出頭號大板，打了四十，發在監中，要問反誣之罪。富翁再三求憐叩免，大尹姑息，於富翁名下罰銀三百兩，旌賞定兒；那婦尚未嫁人，即斷為夫婦。

後來生有三子，仍習書香一脈，至今稱為巨族。列位尊兄可信幽冥之事原不爽的？前邊說那判官簿上，注著吳賢名下出身雖屬卑微，品地還他高潔，今看得來一字不差。

皆因吳賢無心說這兩句放肆之語，那知就落了這個輪迴，可見說話要謹慎的。我們今日在此說些果報之語，都是有益於身心學問的。若群居在豆棚之下，不知豆棚之上就有天帝玉皇過的，萬一說些淫邪之話，冥冥之中，我輩也就折罰不盡也。

眾人合掌道：『真是佛菩薩之言，不錯不錯！』俱躬身唯唯作禮而退。

總評儒者立說不同，要歸於全良心、敦本行而已。是篇天人感應在其中，親仁及物在其中，義利貞淫在其中。雖起先哲先儒，擁鼻比，眾學徒，娓娓談道叩玄，亦不出良心大孝，辨明人禽之關而已。然則何以舉乞人也？蓋為上等人指示，則曰舜、曰文、曰曾、曰閔，及與下等人言，則舉一卑賤如乞人者，且行孝仗義如此，凡乞人以上俱可行孝仗義矣！人而不行孝仗義，是乞人不如云耳！冷水澆背，熱火燒心，煞令人唏噓感慨，寤寐永言，孝義之思油然而生，勃然興矣。予尤喜定兒對顯者十數行，宛轉激切，見得仕宦人棄家而歸，雖道是顯親揚名，何如膝下依依，觴酒豆肉，為手舞足蹈之樂也！況普天下人子抱終天之恨者不少。覽此一則，能不拊膺浩嘆也哉！